

空遊



西風社徵文集

西風社編輯部編

空遊

上海西風社發行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我的職業生活
徵文選集之一

空遊

編輯者 西風社

發行人 黃嘉音

發行所 西風社

上海亞爾培路
二三二弄十八號
電話七〇六九三

悼魯美音女士

編者

代序一

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晚上，照例坐在收音機旁聽取無線電廣播新聞。聽到重慶號飛機遇襲的消息，在死傷名單上有“M. Y. Lu”這個名字，不覺一震。“M. Y. Lu, M. Y. Lu,”而且又是機中的女幹事，難道就是魯美音女士嗎？當時因為聽得並不十分真確，而且一時又無從證實，祇好姑妄聽之，心中希望不是她，如果是她的話，也希望她是受傷，而且傷勢無礙。

第二天報上一看，果然是魯美音女士，而且是因傷逝世了，這可能是確實的消息嗎？

魯美音女士是我們未曾會過面的西風文友之一。自從她參加西風三週紀念徵

文的那篇淘氣的小妮子被從六百多篇應徵的文章中挑選出來，而且得了第六獎以後，我們開始曉得有魯美音這個人了。同時，有幾位間接曉得她的友人，零碎地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她的事情，於是，我們才知道她是金陵女大畢業的，在香港做事。後來，她又投了空遊一文（登西風月刊第五十期），於是我們曉得更多關於她的事情了。爲了職務上的關係，我們曾經跟她通過幾封信。她後來又寄來了一篇最後的作品，仰光的金塔（登西風月刊第五十三期）。我們給她最後的一封信，我們後來曉得她是來不及接到的。

我們對於魯美音女士，所曉得的雖不甚多，可是照我們所已聽到的，輿論對於她的印象都非常之好。大家都覺得魯美音女士的意外的殉難，是一個無法補償的損失，尤其是認識她的親友和她的家人，一定更深刻地這樣感到。

在這不幸的噩耗傳遍了全國以後，有幾位熱心的讀者寫信來給我們，要我們寫一點追悼魯女士的文字；同時，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們說，她到魯美音女士一個

好朋友的家裏去，談起這件事情，那家人表現了萬分悼惜之意，說：『我們聽到魯女士殉難的新聞，我們都希望這消息是不確實的。』我們覺得這一句話可以代表每個人的心意，是的，『我們都希望這消息是不確實的。』

魯美音女士是在南京生長的，在金陵女大畢業後，又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護士班畢業。離開學校以後，有一個時期在香港和滇緬公路上的醫院裏服務，後來才加入中國航空公司。

她才二十六歲，聞已辭去航空公司職務，打算入內地從事文藝生涯，前程正是未可限量。不料這次的飛行，竟成為她最後一次的『空遊』！

她的逝世使全國為之震動。香港各大報都刊有追悼魯女士的文字，全國報紙競相轉載。十一月八日，香港的金陵女子大學同學會，中國航空公司，和基督教青年會聯合為她舉行追悼會。十二月七日，金陵女大在成都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會的時候，她的二姊魯淑音女士，捐贈國幣二千元，作為兩個文學獎金的基

金，以其利息贈予中英作文成績最優的學生，來紀念前年在成都逝世的長姊趙魯琴音女士，和魯美音女士。最後，我們爲對魯美音女士表示一點永久的悼念之意，特出版這一本徵文集，其中除選刊魯美音女士的空遊一文以外，並以空遊爲這集子的名字，以爲紀念。

似夢非夢

楊 懇

——代序二

十月七日清晨，給早班郵差鬧醒了。往常我最愛書信，也最歡迎綠衣人。可是，這回很抱歉，我非但不歡迎，並且還討厭他。因為他送來的不是信，而是中航公司的通知單——令我當夜值班飛行。似乎我纔值飛回來的，怎麼又要走呢？這郵員太盡責了。送晚一天，不很好麼？我立刻把信塞在枕下，破例地重又鑽入被窩，希望這是一封夢信；或者——容我睡到十月八日，錯過了行期更妙。

睡眠朦朧，聽見一陣笑聲，美音已站在我的床前。

『早啊！懶惰的懇懇。這時候還在床上！我在家已經幫兩個孩子（指她姊姊的孩子）洗過澡了。快起來，我給你洗臉梳頭！（她愛模仿老大人語氣，還喜歡

冒充長輩。記得有一次某友人的孩子錯稱了她『阿奶』——祖母，她樂了好幾天哩。……你幾時回港的？不來看我，又不打個電話！聽密斯脫戴說，今兒晚上該你走。……』

我的信依舊在枕下，日曆上又明明是『七日』。

『是啊，「婆婆」幾時走呢？』真叫她『婆婆』時，她又不好意思了。

『小鬼！……別頑皮！我後天值班，虧得我今天來了，要不然，你來我去，又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纔見得面。我有多少多少話要跟你談。快點預備預備，咱們今天出去吃飯。現在先去跑路，談個暢快，可好？』

我們順着榆園山徑，攀登山峯，踏着我倆常愛散步的僻徑。美音真是一位活潑，直爽，健談的小東西，祇要她起勁，話盒兒一開，誰也關不住它的。她談天說地，講故事，說笑話，越高興，她的眼珠越明亮，面部表情越動人，襯着嬌滴滴的南京北平調，跟她在一塊兒祇怕時光迅速，不愁無話可講。

忽然，美音變了聲調。『楊戀，我辭職已經批准；下個月真要離港下鄉了。』

雖然她早已告訴過我，她不久將辭職入川，因為月前湯先生——她的丈夫——來港時曾有請她辭職同往的意思。但是我想不到她那麼快就要去！她決不是在開玩笑哄我，因為她惟有在正經的時候纔連名帶姓叫我的。可是，我不願相信，假裝沒聽見，哼了一聲『甚麼？』

她不管我聽不聽見。

『這半年的生活，飛來飛去，太活動了，是應當停止啦，不過，一架轉動工作正激烈的機器，不是立刻就能停下來。——我真不知道將怎樣去適應那過於靜寂的鄉村生活。』

她低着頭在沉思——表現着另一方面的美音——幽靜端麗！

『美美，別太深思遠慮罷。伶俐如你，當然能適應任何環境的。況且你最近

那麼愛寫東西，你那次還在希望湯先生早點遷調妥當，因此你可以 settle down 專心寫作，此刻你將如願以償，多麼高興！噯，我該向你行禮恭喜哩！』

『謝謝！我是不敢當，……懇懇，提起了寫作，我要你說老實話，我的東西到底是否值得一讀的？也許你要笑我稱氣，當我看見自己的東西刊登出來的時候，我會心跳；又不敢看自己的名字，很激動，可是又不敢徵求人們的意見，有時候，我夢想我會成功一個作家，因為我有那麼多材料！（這時候，她目光閃爍，無疑的她似乎看見了未來的光明世界。我仰首靜聽，默祝她成功！）你覺得我那篇空遊怎樣？……那是我空中生活萬分之一的感想。這幾個月來，每次飛行所得的經驗真不少，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寫成一大本書！還有日常生活之中，我覺得處處有材料，人人是小說中的人物。就近的說，我剛纔過來的時候，在渡輪上巧遇小金（我們的老同學），她以往的一段羅曼史諒你也還記得？據說她近年來，連遭災劫，境遇非常不好。她的經歷正似一首可歌可泣的詩歌……對啦，小

金真是悲劇主角的典型！……不過，我不大喜歡悲劇的，還是說喜劇吧。告訴你，請我二姊充主人翁，再好也沒有！她家真是充滿了寫作材料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請二姊，姊夫吃飯，這是二姊添了小寶寶之後第一次出門，因此這午餐就成了天下大事。她那天一早就起床，梳洗打扮就費了二三小時，翻箱倒篋試了十幾襲衣裳，原來那些衣服擱置差不多有一年，此刻不是太大，就是嫌小。結果，挑了大的，要將它縫小，同時她還要忙着哄大寶寶起床，餵小寶寶吃奶。……那忙勁兒簡直就是一幕 *Mrs. Mar Goes to Town* 喜劇，我相信，要是把它寫下來，比起電影裏的 *Mr. Deeds Goes to Town* 更有趣哩。……噯，我們好久沒看電影了，下午去皇后看 *My Favorite Wife* 笑笑，如何；可是，我餓了，非先解決民生問題不可。』

午膳後，我們果真去看『影畫』。該劇談諧輕鬆，正合我們看戲的宗旨。看戲後，我們原想繼續談心的，可是美音記掛着二姊，急着要回去。我又老念着當

夜值班，無心再談。於是同意分手，約定下次再出來『發瘋』。

臨行時我詢她入川日期。

『原想職滿後，十一月初走，可是二姊說我平時老是忙忙碌碌，坐定談心的時候都沒有，這次要留我住一些時候。你知道，實在我也捨不得離開她。我已經答應她住到十一月中。呀，那時候，我沒有職業牽掛，可以大玩一下。懇懇，我提議你請兩星期假，陪我暢玩可好？』

『有得玩，跟你在一起，當然附議！就怕不准請假。』我興奮也猶豫。

『看！*Gone With the Wind*要來了，（她忽然看見亂世佳人的廣告。）我剛念完這本書，這故事又悽慘又美麗，我們一定要來看，記着來約我！』

我送她上過海的渡輪，輕柔清脆的『再見』隨着微風陣陣地打入我的耳鼓，嬌小活潑的情影則跟着渡輪漸漸地隱入了燦爛的晚霞。祇見那山後水邊的夕陽露着一絲笑容，好像正在向我們很依戀地說着『再會』。

以後的三個多星期，她沒有再來找過我。大概是忙於購置零物，整理行裝吧？因為記得她曾說過擬在她最後幾次值飛時，把行李絡繹帶進去，免得臨時獨自侷促帶不了。我曾兩次電話去找她，奈何她兩次都不在家。爲了我們值班沒有定期，又值我的叔母自滬遷港，我幫着搬家，貪玩耍，美音既忙，我也就懶得過海，使她更忙了。

Gone With the Wind 十月廿八日晚在港九獻映，廿九，三十兩天適逢燈火管制，滿擬等第三天約美音看戲，藉機暢叙。

三十日的晨報載着中航重慶號客機遇難的驚人消息，震駭之下，立即奔至公辦公處探詢確情，希望這是報章的誤傳，可是，所得的報告更屬駭人聽聞，機師是肯脫先生，已當場殉職，護應士却是魯美音女士，不幸也受了傷……美音在那機上？不！不！不是她，電詢馬府——她姊姊家——後，還不敢相信，更不敢想。

三十一日清晨，探到美音傷重不救的噩耗，這是晴天霹靂，是平地的波濤，怎能置信！

『等着十一月暢聚』的約言猶在耳際，我靜候着……凝待着……看見星般的雙眸，惹人愛的笑靨，……祇聽見輕柔的『再見』。

（廿九年十一月於香港）

憶亡女美音

魯士清含淚述

代序三

13

美音爲余晚年所生之幼女，兄弟六人，她係最幼，不但余夫婦甚爲鍾愛，卽她之兄姊等人亦甚愛之，就是鄰友見了也無不喜愛，因爲此孩自小伶俐活潑，令人歡喜。天資聰穎，在三歲時，就隨着兄姊唱歌識字，到了五歲，卽入初小讀書。由初小至大學及在協和醫院之諸教授和各同學，皆特別喜悅她，無論舉行游藝或演講，總要她參加。在南京有數次演講大會，皆出席爲代表，屢獲獎章，爲學校爭光。讀書用功，早起晚睡，從未要人催促，每次考試，不在九十分以上者，心中不悅，好勝之心，有如是者。出大學後，定要去北平協和醫學院讀護士科，預備將來幫助病人。余知學護士不易，卽勸阻說：護士不但照應病人服藥飲

食，即大小便亦須相助，晚上還要守夜班，此種辛苦之事，怕你做不來。她答說：凡人要作一事，先要想到苦處。古人說：『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。』我意已定，請父母不要爲女操心云。余見她有此志向，不再勸阻。她在協和數年，屢接來信，從未提及一苦字。作事盡責，不論醫生或同事，未有論她之非者。二十六年冬護士科畢業，留在協和醫院服務一年。二十七年冬，家人以她一人在那裏不便，她二姊淑音去信叫她來香港休息些時，再另找事，但她不肯閒着，即在香港某醫院作事數月。院長見她作事盡職，要她立合同三年，但她不願意。後由滇緬公路局醫院請去，在保山縣屬芒市鎮醫院任護士長之職，服務年餘，上下人等都很喜歡她。後由同人介紹，與滇緬公路局工程師湯瑞鈞君相識，於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在保山縣基督教堂行結婚禮，當時因路遠不便，家中未有人參與婚禮，一切禮儀，概託該堂牧師長老主持辦理。余未得盡家長之責，至今心猶歉然。二十九年一月間，交通部將湯瑞鈞君調至四川榮縣辦事，美音遂辭醫院職，隨同去